



无论贫穷还是富裕,家乡都是我们寄托爱与思念的地方 CFP供图

路线: 南京至河北某村

何同彬(教师)
村子还在
池塘、果园不在了

春节已经渐行渐远,但是由这个春节在网上引发的关于“乡村与农村”的讨论还在继续。“归乡笔记”还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不断推出。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思念的乡村,同时每一个人在归乡后,也目睹了自己最真实的、地理上的、可以触摸的乡村——农村。无论乡村与农村的距离有多远,热爱家乡的人,都会倾注自己最深的爱和关怀。

本月初,现代快报周刊在快报微信发布了“众筹令”,希望今年归乡的人们,能够拿起笔,敲起键盘,把你的所见所闻,把你最真实的体验,把你看到的最真实的乡村,与快报的读者分享,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,无论是一脸阳光还是一声叹息,只要是真实的,就是最有力量。现在,我们就把“众筹的乡村”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是棋牌室,平时是留守妇女、留守老人用来打发沉闷时光的,春节则供那些拿薪水回家过年的年轻人挥金如土。

临别前,长辈为我倒上一杯茶水,告诉我,这是纯净水,不是村里的地下水……

路线: 南京至苏北某村

韩丽晴(杂志主编)
村里会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

年初二,阳光明媚。站在门前菜地边与小孩的大伯聊天。门前河里有几只鸭子在游,我说这次回来河水有波光了。大伯说,河里鱼比以前多了,政府放的鱼苗,禁止用电瓶电鱼,河里有鱼吃水草,水就清了嘛。

远处走来几个拎着钓鱼竿的人,大伯说他们在大城市打工,钱也难赚了,今年刚进腊月就全回来过年了,哪像往年,不到年三十不进门。大伯喊着到他家坐坐。大伯家就在河边,三层高楼房。我们赞叹大伯家房子气派,大伯笑着说,现在农村房子不值钱,村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在外面买商品房了。大伯家房子是十多年前建的,当时大伯家有五亩桑树田,一年养春蚕两季蚕,特地盖了三层楼房留出一层用来养蚕。

现在大伯夫妇年龄大了,养不动蚕了,就将五亩田包给了种粮大户,种粮大户每年补贴他一亩田二百斤稻谷。村里原先养蚕的人家,基本上都不养了。镇子素有“茧都”之称,养蚕的人少了,只好到附近的海安等地去发展养蚕户。“男人都到外面打工了,留在家里的妇女年龄也大了,养不动蚕了。”大伯说。

大伯说在城里赚不到钱的人,现在都回到村里来了,不知这算不算好事。不过这些人在村里也呆不长,不会种田,也没田可种,早晚还得出去。大伯两个女儿在县城和上海买了房,“过几年退了休,我们也就跟到城里一起过了。”

正说话间,有人来请大伯明晚上去吃饭,嫁姑娘,大伯答应了。这个叫做“三纵沟”的生产队,有三四十户人家,

一家有事,要请全队的人去吃饭,不管红白喜事,一律出人情两百元,但基本上都在吃饭后的第二天,主家会将人情钱一家家退还。

我问大伯,村里留守的妇女,平时都忙什么。大伯说,忙忙自留地,没事就打麻将。边上听我们闲聊的人说,打麻将有什么好,打出事来了都。我问出什么事了,大伯笑笑说,这都是婆娘们喜欢说的话,我们大男人说这些做什么呢,无非就是妇女在家里有困难,总有男人上门来做好事,这不就生出事来了嘛。

晚上回去,陪我父母吃晚饭。父亲年轻时做过村干部,说到现在农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时,父亲说,现在的人田没有以前人种得好了。他说以前每到春耕秋播,他们会一个村一个村地相互检查工作,墒沟挖得直不直、土坷垃敲得碎不碎、猪圈里的糞草晒得干不干等等,都有考核标准的,哪像现在,农药一洒,大机器往田里一开,吼两声就全结束了。

会种田的人去哪了?有的老了,有的外出打工了,有的做生意去了,年轻妇女基本不知田怎么种。说到妇女,又提起邻居小月。小月丈夫在外打工,小月在网上认识了在镇上贩山羊的屠户,两个人好上了。有一天小月在路上被屠户的女人拦住当街暴打,又被拖到婆家门前示众。小月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邻家妹子,现在小月因为属于过错方,几乎净身出户,带着脸上被人殴打后留下的伤疤,领着上幼儿园的女儿,回到娘家与父母一起生活。

过年回家三天,听到的却不是像年一样开心的事。

路线: 珠海至山西某村

杨可青(律师)
我的故乡变成了安置房

我一直都想象着四十二年前我出生的那个下午:“陀螺”似的山脚下,盘旋而上的黄土路上,贫穷而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,在晚霞染红了层层梯田时,快乐地赶着牛群或羊群,或扛着锄头、镐头,唱着、吆喝着往家赶——

那天,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进那间破旧不堪的窑洞,看到了刚刚出生的我和我黑亮眼睛里投射的世界。

父亲是被遣送回村进行劳动改造的“反革命分子”;母亲是勤劳、朴实,经历种种生命变故却只能选择承受的农村妇女。那时,我们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门前的歪脖子梨树上。

奶奶早年得了关节炎,一年四季几乎不下床。偶尔到院里拄着拐杖,抬起消瘦的、白皙的、满是皱纹的脸,看着青石墙外虬枝纵横的梨树。那时,我以为奶奶和我们一样,是盼着梨花开,盼着梨子挂满树梢。后来,我才明白,原来她只是希望那棵梨树越来越粗,只是希望在她去世的时候,用这棵梨树做的棺木厚实一些。

如此微弱的希望,滋润着我们的岁月,让我们在四周凝重的政治空气和热火朝天的“农业学大寨”风潮中不失快乐地成长着。

后来,我们走了,像鸟儿一样飞走了的时候,心中只有黄土高坡之外的湛蓝天空——所谓的故乡,像是秋分时节的落叶,翩翩然沉寂在心底。

路线: 南通市市区至如东县某村

陈莹(记者)
都百强县了
家门口的路还那么难走

泥路的尽头就是我家。一边挨着土巢,另一边便是农田,这两条米宽不到的泥路,经过长时间的碾轧,中间高两边低,车转碾一不小心就能“出轨”。村里人都形象地称之为“牛背脊”。

年前的风雪,还裹在泥土里发酵。男朋友第一次跟我回家过年,车子歪歪扭扭地往前开,方向盘不听使唤,把他这个老司机紧张得一身汗。这条线上,约莫二十户人家。在这个以劳务输出为主要致富渠道的村里,随着劳务成本的上升,村子里原本出去的手艺人,如今都成了高新的香饽饽。

过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,也是车子最多的时候。然而,这条路却成了大家的眼中钉。

为此,抵交劳力费,挖断路,什么招都有人使过,但并没有谁会来理会。有几户人家自费买了些碎石子,

自此,故乡门前的梨树,再没结果子;院里青石砖依旧光滑,当初如雪一样繁花开尽的梨树,再也没有了那份滋生娇艳的能力,每是秋风起,便是片片黄叶飞——院子里从此冷冷清清。

那一切,仅仅存在于我的梦中了。三年前,父亲病故,按照他落叶归根的遗愿,我们将他安葬在父亲的坟旁;母亲为了陪在父亲身边,也返回故乡——

但,曾经“温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,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的村庄已经永久消失在记忆中——因为我们村里地下储有58万多立方米的无烟煤炭,村委会于2009年便以“农村城镇化”名义,申请用地进行整体搬迁;同时将地下的煤炭资源以兼并重组名义转让给了外来企业,由其露天开采。但事实上,却是将该村800多亩耕地、135亩果林、13.3亩葡萄树及经济林、生态林和退耕林、公共饮用水井及其他副业基地,甚至村民的住宅用地全部出售给了外来企业。

今年春节,我重新回到已经被“城镇化”了的农村故乡,守着母亲,住着簇新的安置楼房。故乡的人,渐渐远去了——有的人主动,有的人被动。

在我离开故乡的那天,天空下着鹅毛大雪,远去的故乡渐渐淹没在我的身后,不知道是我脸上的雪化了,还是我的泪水流出来了——我的心口犹如一壶烧开的酒,滚烫!

路线: 南京至徐州某村

李楠(广告人)
故乡,会被
风吹雨打去吗?

春节携妻小回老家过年,然而在离乡22年后,我居然第一次产生了不愿意叶落归根的念头。

最近,网上有一篇记者回东北农村老家过年的手记流传甚广,文中所述其家乡的“礼崩乐坏”“故乡”已经坍塌的伤怀图景,却也是我的故乡的现实写照。科技、工业、电视、网络,所有混杂在这些新兴事物里的气息,在浸淫着城里人的同时,也淹没了本就贫弱、粗拙、没有思辨和抵抗力的乡村文明。离婚、偷情,这些在我童年记忆里几乎不知道啥意思的概念,在这个村子里已是家常便饭。记忆中的“故乡”渐行渐远,渺无踪迹;我这片叶子,又以何落回到那个春天里群鸭戏水塘清池浅,夏夜里繁星皓月蛙鸣蝉噪,鸡鸣三更后执镰驱白露,夕阳西下时炊烟漫雪庐的故乡呢?

进村的路上,就听说反腐漩涡中村支书这只连苍蝇都算不上的蛔虫跑了,活不见人死未见尸。新任上的村支书是另一个行政村的,没有人知道他,也没人见过他,就连过春节,也没听到他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说两声——大喇叭,早已经哑巴十几年了。而由于大多数农户已是空巢,出生率下降,原来的三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,三个村小学合并成一个小学校。

原先,我的老家是一个有六十来户人家的大村子,一片田地把村子一分为二,东村有四十多户,西村有十四户,我家在西村。22年前离开老家时,我们西村老少妇孺有九十来人口,可谓人丁兴旺,但现在,常驻村里的,仅有不到三十人。人都哪去了?当然都出去了,去了镇上、市里、远方的城市甚至国外,留守村里的只有二十来个老人和十来个孩子,青壮年者,几无一人矣!

就拿我父亲三兄弟来说,22年前我们三家共有14口人住在村子里,祖母已经去世,大伯家五口人,现全住市里,我们家四口人全住市里,三叔家的堂弟在镇上买了房子,堂妹大学毕业后留在市里工作,只有三叔三婶老两口住着两层楼房,守着三家的房产和土地。我家的房子已经十来年没人住了,年三十那天回家贴春联,我都还没让父亲打开院门,只扒着门缝往院子里瞅了两眼,心里顿时不是滋味,便只在门上贴好春联后,去三叔家吃年夜饭了。

我想说的是,最多再过20年,三叔三婶去世了,我们这一大家子,在这个村子里就算彻底消失了,有的只是祖辈的几座坟冢。其他几户人家又何尝不是?所以再过20年,我的故乡或将真的风吹雨打去,只有几座空寂无人人的院落,在阴晴圆缺中聚结着蛛网灰幔。

堵车让我心烦,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面对堵车的情景,心里却乐开了花:改革开放,家乡富起来了,不少人家买上了轿车,走上了富裕路,这是何等自豪?!



回到家乡就能闻到年的味道 CFP供图

路线: 盐城至盐都区某村

刘庆宝(退休教师)
在老家享受堵车

年初三,早早吃完中饭,下午两点许,坐上女儿的车子,到老家东沙沟,老叔过八十大寿,吃寿酒去。

车穿过大纵湖风景区,越过杨咯港大桥,临过三里半大桥,车成了蜗牛了。堵车了,堵得不成样子。我下车一看,三里多长的乡村公路趴了银白色的、黑色的、红色的、灰色的“大虫子”。

我所居住的大纵湖镇盐兴村,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“锅底洼”,水网密布,湖沟纵横交错,汽车不到,轮船不靠,交通闭塞,是远近闻名的“水荡孤岛”,村里百十户人家,分成刘家墩、陈家舍、王家垛;田地是东墩、西垛、南圩、北滩,名目繁多各不相同。隔河千里远,脚步就撵船。

2003年搞村村通公路工程,老路延伸穿村而过,黑色路面,双向车道,东接徐盐高速,西连京沪高速,早晨去盐城办事回家吃早中饭,奔上海一天打来回。临村的大纵湖建成了国家AAAA级风景区,车来车往,不仅有国内同胞,还有蓝眼睛的“外国佬”。

有了公路,乡亲们买车跑运输;有了公路,原来的荒滩污水塘,现在是一口口精养渔塘和蟹塘,成了乡亲们“聚宝盆”,腰包鼓起来了,不少人家买起了轿车,走亲访友都开着“小哪哪”;有了公路,在外打拼的人,逢年过节都开车回来了,原先的步湖路于上年底重新筑成双向四车道,计划年底竣工,后因天气原因,延误了工期,造成了过年大堵车。太阳西斜了,车子还是难挪动。这太阳快落山时,我家的车子才走完离村三里半路。

堵车让我心烦,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面对堵车的情景,心里却乐开了花:改革开放,家乡富起来了,不少人家买上了轿车,走上了富裕路,这是何等自豪?!

快报众筹「最真实的中国乡村」
今年春节,你回老家了吗?

乡村里的中国